

大佛頂首楞嚴經
觀世音菩薩耳根圓通章舉要

黃念祖老居士 講述

《大佛頂首楞嚴經》〈觀世音菩薩耳根圓通章〉舉要

黃念祖居士主講

以一九八七年於北京居士林錄音為基礎

諸位大居士發起無上菩提之心，建立道場共修懺法，持誦觀世音菩薩大悲真言，功德實是不可思議。法界眾生同蒙利益。所以我除了隨喜讚歎之外，僅以自己對觀音耳根圓通法門的一點體會，向大家匯報，供養觀音大士以及在位的每一位大居士。

今天觀音道場，大家持咒共修，皆得不可思議功德。先師夏老常說：‘理明、信深、願切、行專、功純、業淨、妄消、真顯。’我們若能明白觀音的發心是心佛眾生，三無差別；所得之果是上與十方諸佛同一心，下和六道眾生同一體，所以感應道交，普門示現，我們的信就深哪，我們願就切，行就專哪。所以我們對於觀音大士的成就，有所聞，有所信，有所解，能夠悟入，那就大大的不一樣了。一點都不明白的人，你修啊，修一劫。你要真能入了觀音耳根法門，那就是圓修啊。你修一天等於不明白的人修一劫，所以日劫相倍，大家實修是肯定的，但是我們還須讀誦大乘，希望能解第一義諦。要能解悟的話，你就成為圓人，你

圓修一天等於其他的人修一劫。這也就是我願意來作一些供養的基本原因。

觀音耳根圓通章在《首楞嚴經》，這個經的全名叫《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》（大家稱《楞嚴》過簡了。應該稱《首楞嚴》。《首楞嚴》是一個名辭，不能拆開的。）《首楞嚴經》是經中之王，我國隋代最突出的大德智者和大師，他聽到印度有此經，他就到天台山國清寺，修建一座拜經台（圓瑛法師說此台仍在），每天向西拜求共十八年，仍是沒有見到。可見此經多麼難遇。此經題深奧，古德解釋不一。今依明代大德憨山大師《楞嚴通議》。大師證入首楞嚴三昧，所議均從大光明藏中自然流出。大師自云：‘一夕於海湛空澄，雪月交光之際，恍惚大悟。忽身心世界當下平沈。如空華影落。是夜秉燭述《楞嚴懸鏡》一卷。’後因弟子請益，直筆成書，名為《通議》。近代三大高僧之首，諦閑老法師說：當聽到有此書後‘銘心五內，從斯歷十餘年莫不念念於是書也。’可見此書是何等希有的法寶。

《通議》說：‘此題雖十九字，而獨重在首楞嚴三字而已。……’首楞嚴“此云一切事究竟堅固”（在《涅槃經》中，佛自釋如是）大定之總名也。乃一心之異稱。’首楞嚴之義為一切事究竟堅固，乃世尊金口所宣，不容疑惑。大師又曰此即一心之異稱。所以首楞嚴即一心，一心生萬法，而‘一切無如心真實’（布袋和尚禪語），於是一切事即一切法，即是一心，自然就究竟堅固矣。古德謂為‘徹法底源，無動無搖’，也正是此義。

又《通議》解釋其餘十六字曰：‘此一心具有體相用三大義故。一者體大，二者相大，三者用大。’什麼叫做大？‘大者，謂此心體，廣博包含，極法界量，大而無外，體絕名言，強名大也。’就是說心的本體，廣大無邊，包含全法界，除了本身，不更有外部，無法安名，不能描述，勉強叫做大。‘佛頂’，約喻‘以明相大也’。佛卅二相之第一相名為無見頂相。佛初生時，乳母捧佛注視，看不見佛頂。又佛成道後，東方應持菩薩，欲見到佛頂，他上升了恆河沙數那樣多的佛土，仍然看不到佛頂。為什麼看不到？《通議》說得好：‘以此至極無相之頂，以喻廣大無外之心，無相而不可以見見，故為相大也。’佛是至極之聖，頂是人身最尊無上之部。但此頂相不可見，乃以此最尊最上無相之頂相來比喻廣大無外的一心。有相則可見，但此心無相，故不可以見來見到。所以是‘相大’。

此外從‘如來……萬行’都表用大。‘一切諸佛乘此一心以躋（達到）極果，究竟無餘，故云了義。一切菩薩乘此一心到如來地，故云萬行。以此一心具上三義（體大相大用大）故為大定之總名。’

首楞嚴即一心。以一心為乘，到如來地，圓證極果。‘若以此一心而照萬法，則法法全真。故云一切事究竟堅固。若了一題則全經之旨，思過半矣。’

經中佛告阿難：‘有三摩提，名大佛頂首楞嚴王，具足萬行，十方如來一門超出妙莊嚴

路。’故於經中，二十五聖各各宣說悟入三摩提之法門。觀音自述耳根圓通法門，居二十五人之末，但文殊評選則居二十五聖之首。至於‘三摩地’我們翻‘三昧’、‘正定’等等。但此經的三摩地，不是普通所說的正定。一般打坐，修觀，如果是正法修行，正的知見，都可以入正定。也叫三摩地。但是楞嚴的三摩地超出這些。稱為首楞嚴大定。大定就沒有什麼叫出定，沒有什麼叫入定。大定無出入。

這個大定有兩個殊勝之義。一、圓定。不是一般只是自心不動，而是統攝萬法，成一定體。‘日月經天而不動，江河競注而不流’乃成‘一切事究竟堅固’之大定。成與壞，生與滅，無不究竟堅固才是圓定。二、妙定。本性自具，不假修成。縱在迷位，其體如故。故稱妙定。所以於心性外，另用工夫所得之定，都不是妙定。如合以上圓妙兩義，就是首楞嚴王三昧，也稱首楞嚴大定。也即是經中所說的‘三摩地’。

【爾時觀世音菩薩，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：世尊！憶念我昔，無數恆河沙劫，於時有佛，出現於世，名觀世音。我於彼佛，發菩提心，彼佛教我，從聞思修，入三摩地。】

經文中‘爾時觀世音菩薩’，就在大勢至菩薩說完之後，‘即從座起’，觀世音菩薩就

站起來。‘頂禮佛足’，恭敬向佛禮拜，‘而白佛言’。首先他說‘世尊’（這是佛的十號之一。也有人解釋為十號的總稱。）‘憶念我昔’，‘憶’是記憶，‘念’是思念，‘憶念我昔’就是憶念過去，過去久遠啦！是‘無數恆河沙劫’。恆河有多少沙子數不清。而這個時間單位是劫，這個時間之長又是說不清的。說不清多麼長的時間，又有無數恆河沙子那麼多，這個總時間就久遠久遠又久遠了。那個時候有一位佛出世了。佛是不斷出世的，所以過去的佛是無量的，現在的佛是無量的，未來的佛也是無量的。在坐諸位都是未來佛呀。那時候有佛出現於世，佛的名號是觀世音。佛佛相傳，所以古佛是觀世音，他的菩薩弟子的名號仍是觀世音。這位觀世音菩薩在觀世音如來之前，就‘發菩提心’。大士在佛前發了菩提心這正是關鍵，只有發了心的人，佛才把最殊勝的法來教授於你。實際生活中也是如此。你要種稻田，必然先有了稻種，因為你真是種啊，所以才告訴你應該怎麼種，怎麼培養，一一的告訴你所有的方法。你手裡根本沒有稻種，沒有種子，只是在空談那就等一等吧。等你有了種子再說吧。觀世音當年在如來前發了菩提心，彼佛就教我了，就傳授我，‘從聞思修入三摩地’。此即‘十方如來一門超出妙莊嚴路’。底下先解釋‘菩提心’與‘聞思修’。

菩提。這是印度話，它的含意就是覺悟。所以發菩提心就是發了徹底覺悟的心，也即是具有大智慧、大慈悲、大願力的心。願共一切眾生究竟覺悟的心。這個覺有三個意思：一個是本覺，一個是始覺，一個是究竟覺。所以三覺一齊圓滿才成佛。本覺就是人人本有的本體，

也就稱為本心，妙明真心。也就是你的自性，也就是你的法身。這個稱為本覺，是人人所本有的。但你不知，就像自己有顆寶珠藏在衣服裡頭，你不知道。自己以為是個窮漢，可是無價寶珠在身上，自己不知道。這是本覺。當你發起一念背塵合覺之心，要恢復本來，以達到究竟覺悟，這就是始覺了。你開始覺悟了。所以我們如果有了這樣的心，精勤去修哇，始覺開始在放光啊，始覺應合乎本覺，如珠放光，其光首先照亮了珠的本體，這就是始覺合本。以後達於究竟圓滿，就是究竟覺。這三個覺都圓滿就稱為佛。所以發菩提心哪，就是要發這樣一個心。依始覺的智慧，繼續發心，勤求究竟覺，即是發菩提心。

可很多人不明白發心的重要，念佛只想求得世間好處，這是非常可惜呀。大家要知道要往生極樂世界呀，二乘種性的人是不能生啊！豈但是只求人天福報是不行，若只是想生極樂世界去享受，怕受生死之苦，要出離娑婆，只是一個小乘的心；你只是了自己呀。如果這個心你不能擴大的話，你就是二乘的種性。《往生論》中世親菩薩特別講了，二乘的種性是不能往生的。往生的人都是大乘的種性，都是發了菩提心。所以《無量壽經》三輩往生，每一輩都是發菩提心，一向專念。發心和念佛兩個要素，少一個都不行。所以菩提心是心中之王。菩薩要修行，要以此心為先。若不發這個心，你一切的萬行都沒有根本，就無從建立。《華嚴經》有句話很深刻，大家目前很難理解，但應當仰信。慢慢去修持總有一天會懂得的。經說：‘忘失菩提心，修諸善法，是名魔業。’忘了利他的心，忘了覺悟的心，你就是作善法，也

只是作魔的事業。可見菩提心的重要。《起信論》很多人讀過，菩提心就是《起信論》的三心。一個是直心，我們常說直心是道場。大家以為直心只是很直率，沒有那麼些彎彎曲曲，這個解釋很淺。《起信論》的直心是正念真如法。不落二邊稱為正念，在正念中以智慧來觀照真如，就是正念真如的直心。如，就是相如。相如，當然要有彼此兩個才能說如。所以他不一。既然如了，彼此就是一樣。一樣就不異（異就是兩樣）。所以‘如’是既不一又不異。言語就不能及，思想也不能及。所以不正念真如，這個直心是不容易生起的。直心是大智慧的心。二、深心，就是要樂修一切諸善行故。諸善奉行，就是對於世出世間，自覺覺他一切眾善都愛樂奉行。第三個就是大悲心。大慈大悲，要拔一切眾生的苦，對於一切眾生的苦，我們都不分冤親平等對待給拔除。所以《起信論》的三心（直心、深心、大悲心）就是菩提心，最為寶貴了。

如過去國王太子，他還是一個小娃娃，還在繃褓之中，還要人抱著，任何大臣，哪怕是白鬚子的開國元勳見到時都要禮拜，是不是？看見太子焉有不禮拜之理呀！就是如此。初發心的人，你要發了菩提心，那一切二乘種性和以下的都應該向你恭敬。就是如此。佛法之中這是最重要的。所以《華嚴經》一百個比喻說明菩提心的重要。觀世音菩薩就是發了菩提心，這個菩提心也就是心佛眾生三無差別的心。心跟佛跟眾生這三方面沒有差別。這也是《華嚴》的話。所以後來等觀音成道之後，就跟十方諸佛同一慈力，和一切眾生同一悲仰。即同於諸

佛又同於眾生。就是心、佛跟眾生，他三個都無差別。發的是這個心，得的果也是這樣的果。

‘彼佛教我從聞思修’。觀音大士在佛前發了菩提心，彼佛（觀世音佛）就教授了從‘聞思修’三慧下手的方法，但此處的三慧不同於通常一般的三慧。一般的聞思修，聞到了經教的道理，並能理解這就是聞慧。我依著這個道理起了正的思維，這個就是思慧。所聞的都想通了，接受了，理解了，依教奉行這叫作修慧。這是一般所說的聞思修。但是觀世音如來教導觀世音菩薩的這個聞思修，大大地深入了一步。

這個聞慧是指耳根的聞性，是你的耳根能聞的本性。人人都有自性，但是為什麼單說聞性，不說別的呢？不說‘知’，不說‘是’，而說‘聞’呢？就因為眾生耳根最利。我們從耳根入門，容易明白自己的本心，見自己的本性。此處的聞慧是指從耳根聞性，生出始覺的智慧，不再去馳求耳外的音聲，而是返轉回來注聽自耳能聞的自性。‘思’也不是一般的思維，而是離開一切想念的，用正的智慧來觀察能聞的自性，追究一下能聞的是誰呀？有人念佛，問念佛的是誰呀？現在追究一下能聞的是誰呀？這就是思慧。念念都是返回到自己，即所謂返聞自性。念念返觀，始覺合本，發明本來心地的原有風光，這才是‘修’慧。所以這個聞思修三慧是比一般的大大地深入了一步。由此聞思修三慧入三摩地，即入首楞嚴大定。但是這個定和慧是不二的。這個三摩地從修到證，最後寂滅現前，證入圓通，即是‘入三摩地’

了。

【初於聞中，入流亡所，所入既寂，動靜二相，了然不生。如是漸增，聞所聞盡；盡聞不住，覺所覺空；空覺極圓，空所空滅；生滅既滅，寂滅現前。】

以上是觀音依古佛之教，從淺入深的全部修習過程。也即是從三慧入大定的經過。‘初於聞中，入流亡所’，正是從聞性下手。‘初’指最初下手之處，‘聞中’就是在聞性之中。‘入流’，馳求聲音叫作出流，不聽外聲返聞自耳的能聞之性叫作入流。‘亡所’這是一個極重要的關鍵。眼睛看見紅花綠葉，這些花葉就是所見，耳朵聽到鐘鳴鼓響，這音聲是所聞，肉味是舌根所嘗，孔子聽了音樂，三月不知肉味，就是忘了舌根的所。聲音無動於衷，是觀音最初步的忘所。因為耳根能聽就叫能聞，能聞的本性叫作聞性。這是單從耳根說，實際聞性也就是全體自性的作用。可見一下手用功，就是從本體上，從自性上用功。這是一個很深入的法門。有的人把它講淺了。佛經涵義，你深入發揮是好的。如果本是很深的，你講淺了，就不甚如法了。觀音大士在聞性之中‘入流亡所’，就是入了聞性的流，綿密相續沒有間斷，默照在聞性之中了。入了這個法性的流，就叫做‘入流’。忘記了所聞的聲，就叫做‘亡所’。參究自心，在心光內，注在聞性中，入了流，忘記了所聽到聲音的塵，故稱‘入流亡所’了。

這個地方是非常重要的。‘所’字呀，是修行的一個關鍵。在本章之前，佛弟子富樓那問佛：‘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？’佛就指出，其關鍵應在於‘因明立所，所既妄立，生汝妄能’。能所對立，擾亂生塵，引成塵勞煩惱，於是‘起為世界，靜成虛空’。可見清淨本然之中，只因‘立’了個‘所’，於是出現山河大地，出現種種眾生。問題都由於立了所。本經又說：‘元明照生所，所立照性亡。’所一立，心就不能再照了，觀世音菩薩照見五蘊皆空，但眾生一立了所，有了所見、所聞、所知，都有對待，一切成二，在這以後就不能照而只能想了。所以立了這個‘所’就是眾生入迷的根本。現在我們要回頭，要覺悟，就必須從忘掉這個‘所’開始。後頭更有許多層次的‘所’，一層一層地把這個‘所’忘掉。

第一步是什麼呢？先忘掉我們所聞的聲音這個塵，把這個‘所’忘了。這話是什麼意思呢？就是我們聽見音聲，就分別呀，這個音聲是美呀？是醜哇？是噪音哪？是樂音哪？愛聽不愛聽啊？這是順我的，是稱讚我的。這是批評我的，譏謗我的。於是許多煩惱都來了。由於所聞的聲音，增加你很多煩惱。這個是什麼呢？這就是背覺合塵哪！你本來是佛，本來平等，一切事究竟堅固。現在你就完全違背了，你就被這個聲塵所迷惑，而生出無邊煩惱，生出無量是非分別。這不正是背覺合塵哪！那麼如果你返聞哪，自心不在這一切音聲上頭，自心所向者，不是向外，你回呀，回轉來，不去聽那個聲音，而是去用耳根聽我的能聞的本性，這就是返聞了嘛！返回來了。能聞者是誰？這個誰那就是你的聞性，你的主人翁，你的本來

面目，就是你的本來的覺性，就是你的本來的妙明真心。因此這就是背塵合覺的開始。這是兩條道路：你到底是背著覺悟向著外塵，還是背開外塵向著覺悟呢？觀世音菩薩就是從耳根聞性之中下手起修，念念內照，於是入於返聞照性之流。於是自己自然離開聲塵，也即是忘記了所聞，而‘亡所’。這只是初步功夫的相應，因智光內照，而顯定力，這是功夫。聲塵自亡，這是效驗。永嘉禪師說：‘流非亡所而不入，所非入流而不亡。’也即是，不能亡所就不能入流，不能入流也就不能亡所。可見‘入流亡所’是修證圓通的總訣。

‘所入既寂，動靜二相，了然不生’。《楞嚴說通》解釋為：‘前之亡所，且唯亡動。今之既寂，乃是動結已除，靜結方顯也。既寂之後，加功進力，反聞功夫，展轉深切，以至寂靜亦亡，則動靜二塵，迥然雙脫矣。’這就是說：亡掉了聲音，這是亡掉聲塵的動相，動相不能妨礙自己，於是解了聲塵的動結，但動相一除，馬上顯出聲塵的靜相，這是聲塵的靜結。仍是外塵的結縛，必須繼續入流，返觀聞性，來解除掉。所以我們在修行道路的任何地方，都不能停步不前。當動相消除不能為礙之後，自然出現靜相，若留戀這個靜相，還是有所著，所以需要更進一步。不住於靜塵，仍是返究能聞靜塵者是誰（也即知靜的人是誰）？若心住靜塵，即是聞靜塵，是出流，而不是入流了。若能返聞自己能聞靜塵的聞性，於是靜塵也不能為礙。聲塵的動靜二結，一齊解除。故云‘動靜二相，了然不生’。

憨山大師在《通議》中，有極精妙的解釋。如下：‘六根順流（出流）奔境，故隨情造業。今於耳根思修，則不緣外境矣。入流者，返流也。謂逆彼業流（業流即指順流「出流」，謂馳向外境聲塵，隨情動念，造種種業，所以叫做業流），返觀聞性，則不由前塵（當前外境的聲塵）所起知見（不為聲塵起心動念）而聞性現前，塵境遂空，故曰亡所。’這又說明了非入流不能亡所，非亡所不能入流。

下云：‘且未觀聞性之前後，以境（指外境）有動靜，則聽不出聲矣。今觀聞性寂然。則境（指返觀所緣之內境，即聞性）無動靜之相。故曰“了然不生”。’大師所說的妙諦，一時不易領悟，所以再引證一段唐代高麗國普照禪師《修心訣》中禪語，來輔助發明。禪師開示：‘且入理多端，指汝一門，令汝還源。汝還聞鴉鳴鵲噪之聲麼？’曰：‘聞。’曰：‘汝返聞汝聞性，還有許多聲麼？’曰：‘到這裡，一切聲，一切分別，俱不可得。’曰：‘奇哉！奇哉！此是觀音入理之門。我更問你，你道到這裡一切聲，一切分別，總不可得。既不可得，當伊麼時（彼時），莫是虛空麼？’曰：‘原來不空，明明不昧。’曰：‘作麼生是不空之體？’曰：‘亦無相貌，言之不可及。’曰：‘此是諸佛諸祖壽命，更莫疑也。’以上廣引古德的心要，只是希望讀者，對於觀音返聞自性入理之門，有一個正確理解。

由於目前修行人中多有急於求成的偏見，走上歧路。因此介紹二件實際經驗，請參考。

（一）圓瑛法師，他是中國佛教協會的第一任會長。他提到：他在二十一歲的時候，從福建到了蘇州，參一位大德叫作冶開和尚，學禪。他就參‘什麼是我本來面目？’他連參三年，決心要見本來面目，了此生死大事。等到他三年之後，二十四歲的時候，閉關打禪七，一心參究，到了吃東西也不知道滋味的程度。一切時一切處，自己的心光就照著這一句話頭上。‘什麼是我本來面目？’‘什麼是我本來面目？’到了第十天的下午，打了二板香，止靜之後，參究間得力，心身忽然空了，身也沒有了，心也沒有了。啊，內外都虛融，環境也沒有了，入了一種定境。這個時候的法樂，非言語所能形容啊。可是一動歡喜之心，境界就消失了。底下再一枝香，還想達到這個境界，沒有了，一直都沒有了。

等到圓滿之後考工時，報告了這個情況。說了之後，冶公老和尚說：‘你以後還想要求得這個定境嗎？’他說：‘是呀。’老和尚就警戒他：‘切不可求，若求則魔得其便。’所以這是很重要的話。吸取前人的經驗，免得走錯路。我們修行人不少哇，所謂修行者如牛毛，得道者如麟角。這個話我們要注意呀！天下有多少牛？牛有多少毛？修行者像牛毛那麼多，成功的呢，如麒麟的角。誰見過麒麟？麒麟的角有幾個？極言其少。就是因為修行的道路很長，又多歧路（岔路），所以我們應該重視前人的寶貴經驗與開示。你有求，魔就得到機會了。圓瑛法師謹遵師教，當二十八歲時，在浙江天童，也是打禪七，在第八天晚上，這個清靜境界又出現了，比以前更殊勝，其樂也更微妙希有，從此相信宗門真有奇特事，再讀《楞

嚴》，以前所不懂的就都懂了。底下他說，可惜以後我在廟裡擔任職務，重興道場，辦理慈善事業，主持佛教會，以致誤了禪功。‘未明白本分上事’。老法師十分謙虛，我們讚歎。他越是真實，我們越讚歎。現在有的人自誇三關齊破，我們對於他要先打一個問號。

（二）以前我在廣化寺講《淨土資糧》之後，有一位年長的女居士，她面目枯槁，形神憔悴，心神惶恐，精神緊張。她告訴我說：‘我一生念觀世音菩薩，我就想能看見觀世音菩薩。等我真的看見觀世音菩薩，誰知從此不得了了。我現在簡直活不成了。成天眼前都滿是怪相，不知有多少都在追著我，圍著我。請來多少人坐在自己屋子裡，還照舊是看見許多怪相，我白天不能休息，晚晌兒不能睡覺，我簡直要死了。’後來她說有人勸她念大悲咒來對治，問我怎麼樣？我說：‘你不要念咒來對治，俗說“冤家宜解不宜結”，對治的話，這個結就更緊了。’我就對她說了一則公案：‘有位古德在深山中看上了一個清幽之處，他就造個茅蓬住下來，誰知各地實修的人，聞風而至，很快就搭起了一片茅蓬，成了一個共修的道場，此地本是山精野鬼等居住之地，他們要趕走這些外來戶，所以日現怪異，大眾十分驚恐，無法靜修，紛紛請求遷居，但古德不動。三年後，一夕晚坐，有一僧說：“現在很安靜，一點也不鬧了，看來還是老和尚對了。”這時古德笑著說：“野鬼伎倆千般有盡，老僧不聞不睹無窮。”’於是我就對她說：‘您就用這個不聞不睹的方法吧。’她要求我女兒把古德這兩句話寫給她，當這個字條送到她的手中時，馬上所有一切怪相頓然完全永不再見了。可見對於

瑞象、神通等等的希求心是十分有害的。

所聞‘動靜二相’既已‘了然不生’，所修之法，加功漸進，定力加深。如《通議》所說：‘“如是漸增”等者。由境寂滅，復增現行，以所聞聲塵既無動靜（皆不可得），則此聞根亦泯，故曰“聞所聞盡”。’因為聲塵是我們所聽到的，咱們能聽到的是耳根。現在聲塵的動靜兩結齊消，所剩下的只是能聞的耳根，這根也是結。根與塵相對了然不生，就沒有外相，既然外相消除，內相也隨之而同盡。於是‘泯然豁然，無復內外，即根盡之相’（以上是《說通》句）。於是破了根結，又進一步了。此時先得人空。‘盡聞不住’，所聞能聞俱盡，就是‘盡聞’。但決不半途而返，要一往直前哪。根塵都沒有了，怎麼知道的？自己有覺嘛，覺到的。由於智慧嘛，所以能覺。覺照，照到這個根塵俱空。所以由於能覺，才知道根塵都空了。現根塵俱盡唯剩一覺，若住此境，但得人空，未得法空，永墮無為深坑，所以‘不住’。唯當加功再進，透過此關。當能聞與所聞，都消除之後，根同塵都一齊迥然脫落，當前出現的是清湛純一沒有邊際的境界。這個境界正是自己所覺到的。既有所覺，必有能覺，能覺即是能觀照這個境界的智慧，有能覺與所覺，這就又是一層能所。‘盡聞’是能聞與所聞的盡除，破了根結。達到根塵齊泯的境界，能照這個境界的是能覺，屬於般若。若住於這個‘盡聞’的境界，還有能覺與所覺，能覺的智與所覺的境相對，這就是能所仍存，智境相對，仍是障礙。不能吝惜此智，都應捨棄，來破除法執。《通議》說：‘根塵雙泯，

為盡聞處。而亦不住盡聞之覺，更增觀行。根塵既泯，而此觀智亦亡，故覺所之覺亦空，此空觀智也。’ 憨山大師說，盡聞則根塵皆盡，不住則繼續進修，所覺的境是根塵齊銷，了不可得，所以能覺沒有對待隨之也空，所以‘覺所覺空’，於是破了覺結。

‘空覺極圓，空所空滅’。空與所空又是一層能所。剛才說‘覺所覺空’，其中的空是空觀智，即是現在‘空覺’中的‘空’字。‘覺’字呢，就是能覺和所覺。這個覺結因空觀智的空而解除了。因有這個空，空掉能覺與所覺。覺的結是解開了，但留下空結，還須解除。能空和所空，宛然仍在。一個能，一個所，又是一個對立。還要加功進修入流照性。達到‘極圓’。於是不但所空的智境全息滅了，能空的這個空也滅。這就是‘空所空滅’。打個比方：就像拿木頭鑽木頭來取火，木頭鑽木頭，鑽來鑽去，一下火出來了，鑽的木和被鑽的木都燒完了。空所空滅就是這樣。能空的和所空的都滅，兩個同時都沒有了，‘空所空滅’。這就解了空結證了法空。‘生滅既滅，寂滅現前’。以上由於‘空所空滅’，破了空結，證了人空與法空，但其中末後的一個‘滅’字，仍是一結。動、靜、根、覺、空、滅是六個結，都是生滅法。解結次第：第一步動結滅了（破了聲塵的動相），靜結就出生了。再破了靜結，聲塵的動靜二相都消，只顯能聞耳根，於是靜滅根生。耳根之外沒有了可作對待的聲塵，於是根結也不存在了。根結也破了，此時根塵全脫，唯有照境的覺智，這是根滅覺生。所覺之境既離根塵，能覺之智仍在，若常對待，仍有能所，此智亦須放捨。於是能覺與所覺俱空，覺

結滅而空結生。‘空所空滅’則空結滅而滅結生矣。到此若常住滅相之中，被滅相所障，是一種頂墮，正在百尺竿頭，更須進步，到此也必須著力去滅除，但不存執著之心，以俟一剎那頃，滅相迴脫本理現前，六結俱解，頓證一心。

‘生滅既滅，寂滅現前’。所以這就跟《涅槃》：‘諸行無常，是生滅法，生滅滅已，寂滅為樂。’完全是一致的。在寂滅中不是空無所有，而是寂滅為樂。‘寂滅’二字，其中‘寂’字，不是與動互相對待的寂，而是從無始來，本自不動的寂。其中‘滅’字，不是與生互相對待的滅，而是從無始來，本自無生的滅。故此‘寂滅’，即本覺理體，即是如來藏，真如實際，一乘寂滅場，大光明藏，實即真心全體，無邊妙用，皆在其中。以上解除六結，是觀音大士‘從聞思修’，‘寂滅現前’，‘入三摩地’，證入圓通。

【忽然超越，世出世間，十方圓明，獲二殊勝。一者：上合十方諸佛，本妙覺心，與佛如來，同一慈力。二者：下合十方一切，六道眾生，與諸眾生，同一悲仰。】

‘忽然’指從聞思修，一剎那間，證入圓通，發揮全體大用的時候。《通議》說：‘一念頓證，故曰忽然。’‘超越’是解脫無礙之義。《通議》曰：‘十界依正，皆寂滅一心所

現影像，故曰超越。’（十界中，六凡是世間，四聖是出世間）如古德所云，十方所有諸法，無非自性光明，當然就解脫無礙了。自性光明，圓滿十方，洞然無礙，故曰‘十方圓明’。

《心經》大家熟，正好互相印證。經中一切皆無，無智無得，故云‘無所得故’，但最後是‘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’嘛！這裡也是如此。生滅滅了之後，是‘寂滅現前’。是‘超越世出世間’，得到兩個‘殊勝’。一個‘上合十方諸佛本妙覺心’。向上說，和諸佛本來明妙的大覺之心相合，與佛同體。又‘與佛如來同一慈力’，跟佛如來同樣的大慈大悲的力量。與佛同用，大士所證乃心佛眾生三無差別的理體，故本心上合諸佛下合眾生，所以我跟六道一切眾生也是同心同體。‘與諸眾生同一悲仰’，悲者悲哀，仰者仰望，眾生在苦難之中，哀求佛菩薩求度，菩薩就和同體的一切苦難眾生同樣悲仰。為什麼念觀世音菩薩名號，因為觀世音菩薩跟我們同體嘛，你悲仰，觀世音菩薩跟你同樣的悲仰，但菩薩同時具有佛的慈力，所以眾生馬上得到救度。

觀世音菩薩成道的經過，一層一層，消除能所，連斷六結，才證入圓通，所以我們也須直入寶山，不可在途中貪圖小利，得少為足，甚至墮入魔途。當前往往有人認為自己怎麼樣怎麼樣，自己悟了證了。其實也並不是想騙人，在眾生分上，很自然。不知不覺就落到自欺欺人的份上，甚至於破大妄語戒。破大妄語戒是地獄業。這實在可怕，這個事我們要知道。

所以我常打比方，你要去頤和園，有的人一走到動物園，出的是西直門，我這方向對了，看見個園子了，那個是頤和園？不對！再往前走，到了紫竹院，這個更像了，這個是頤和園？還不對！再走走到海淀，看見又是山又是水，這是頤和園？還不對！這個譬喻大家記住。你千萬不要把紫竹院等當成頤和園；你把紫竹院當成頤和園，你自己到不了頤和園事小，你耽誤別人。你說頤和園就在紫竹院，耽誤別人的慧命。

【世尊！由我供養觀世音如來，蒙彼如來，授我如幻聞熏聞修金剛三昧，與佛如來，同慈力故，令我身成三十二應，入諸國土。】

‘世尊’是觀音於會稱呼本土導師釋尊。‘如幻’是喻，因無修而修，修而無修，所以用幻事來比方。也正是永明大師‘大作夢中佛事’之意。‘聞熏’指本覺聞性自內熏起始覺智。‘聞修’指始覺智反聞入流，照性而修。解除六結，澈法源底，究竟堅固，入首楞嚴大定，證入圓通，名曰‘金剛三昧’。得佛之體，同佛之用，故‘與佛如來同慈力故，令我身成三十二應’。隨機感赴，普門示現，‘入諸國土’。

‘三十二應’是現十法界（六凡四聖）種種身相，普應群機，廣作救度，一一各隨其類而現身（從佛身、人身，直到藥叉、阿修羅，人非人等），各應其機以說法，令其成就。

以上三十二亦只是略言而已，實則應化無量。

【世尊！我復以此，聞熏聞修，金剛三昧，無作妙力，與諸十方三世，六道一切眾生，同悲仰故。令諸眾生，於我身心，獲十四種無畏功德。】

‘無作妙力’者，不是由於造作，也即不是‘有為’之法，叫作‘無作’。任運顯現不可思議微妙之力，叫做妙力。觀音大士以金剛無作妙力，證得同體大悲。大士身心與諸眾生，並無二相，眾生悲仰即是大士悲仰，大士妙力即是眾生妙力。故可令一切眾生於苦難中，生悲仰心，即可於觀音身心得十四種無畏功德。眾生遭難，正在怖畏之中，若蒙救得脫，即不復畏懼矣。

【一者：由我不自觀音，以觀觀者。令彼十方苦惱眾生，觀其音聲，即得解脫。】

這個地方有人誤會為，眾生在受苦受難時，自己觀音聲而得到解脫。《正脈》批評說：眾生在苦難中，誰還能靜心作觀，這是不可能的。《正脈》與《貫珠》等都主張，在‘觀其音聲’之前，補上‘蒙我’兩個字正好跟《法華》經中的‘觀世音菩薩，即時觀其音聲，皆

得解脫’，就一致了。十方眾生只要念觀音名號，觀音就可以觀他的音聲，循聲救苦。眾生就可以立即得到解脫。不是叫苦難的眾生去忘掉所聞的音聲。因為眾生遇見急難恐怖，手忙腳亂，哪還能同觀音大士一樣，不隨聲塵，返聞自性，不可能啦。又有《通議》解釋為：‘令苦惱眾生，觀自稱菩薩之音聲（即是淨土法門的自念自聽），即脫其苦也。’足證以上‘觀其音聲’的關鍵是念觀音聖號，是完全正確的。至於《通議》是自聞，《法華》是循聲。正顯觀音三無差別，自他不二。楞嚴力求文字精練，所以就多刪掉了一些字。這也是《楞嚴》難懂的原因之一。

以上第一無畏力，稱念觀音而得解脫，實為十四無畏的總綱。每一無畏，能令眾生當下得救，都是由於一心稱念觀音名號，蒙觀音循聲救苦，乃得解脫。

【二者：知見旋復。令諸眾生，設入大火，火不能燒。】

‘知見旋復’指自己的妄知妄見，復歸自性的真知真見。見覺沒有火，所以外界之火不能為害。《正脈》云：‘證極法界威神無量，故令一心稱名者，即為大悲威光所攝，不墮火難。’所以眾生入火，火不能燒。同理，入水水不能溺。入鬼國，鬼也不能害。遇見兵戈殺你，刀就段段壞。夜叉、羅剎、諸鬼都要離開你。一切枷鎖不能著身。經過險路，強盜也不

能劫你。如果你性多淫慾，你多念就會離開貪慾。同樣，多嗔可以離嗔。多痴，可以離痴。並能令一切眾生求男，得生智慧之男。求女，生端正之女。最後第十四，就是念觀世音菩薩名號等於持六十二恆河沙法王子（菩薩的別稱）的名號福德無異。六十二個恆河沙，那麼多菩薩名號功德，加在一塊兒，跟念觀世音菩薩一個名號的功德一樣。

【我一名號，與彼眾多名號無異。由我修習，得真圓通。是名十四施無畏力，福備眾生。】

六十二恆河沙數法王子，雖各各不同，總之不離法界智慧海。觀音大士既得圓通本根，於是身心微妙，周遍法界。一身即無量身，不受數量限制。一多互融，所以能令持一名號與眾多名號，福德相同。

【世尊！我又獲是圓通，修證無上道故，又能善獲四不思議無作妙德。】

《通議》解說：‘今觀音圓證一心，故諸佛全體業用自在。隨機適時，不可以類推，心不可思，言不能議，是謂無作妙德也。’也就是說由於圓滿證入一心，所以自在顯現諸佛全體大用。隨著機緣時節，自然出現，不可從比類來推求，不可思議，所以叫做‘無作妙德’。

這四個不思議的殊勝妙果。

（一）‘能現衆多妙容，能說無邊秘密神咒’。或現一個頭，三個頭，五個頭，七個頭，以至於一百零八個頭，一千個頭，萬個頭，八萬四千個頭（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，是十一個頭）。二臂，四臂以至八萬四千臂。兩個眼睛，三個眼睛以至八萬四千個眼睛。其形‘或慈或威，或定或慧’。或威猛（六臂的嘛哈嘎拉。觀音菩薩示現，那是大威猛相），或慈悲（觀世音菩薩一般都是慈悲相）。或者是定，或者顯出智慧，救度眾生得大自在，現這些形相來救度眾生。

（二）‘現一一形，誦一一咒。其形其咒，能以無畏施諸衆生’。大士所現一一的形，一一的咒，每一個形，每一個咒，都能讓眾生得到無畏，沒有可怕的事。眾生總是有所畏懼，你如何能達到無畏，那要靠觀世音菩薩嘛，所以十方世界都稱觀音大士是施無畏者。今天大家念大悲神咒，這個咒就能給大家無畏，消除一切可怕的事情。你都得到加持，得到保證，自己內心的貪嗔痴都可以消除，外頭的恐怖煩惱也都可以轉化。

（三）‘所遊世界，皆令衆生，捨身珍寶，求我哀愍’。大士所過之處，能令眾生皈依佈施，甚至捨身。眾生的慳吝心最難破，捨心最難發，今大士所遊的國土中眾生，皈依大士破慳好施，實是不可思議。

（四）就是上供下施，有求必應。由於我供養如來，傍及六道眾生，所以能令一切眾生‘求妻得妻，求子得子，求三昧得三昧，求長壽得長壽，如是乃至求大涅槃得大涅槃。’因此你念觀世音菩薩名號就可以得大涅槃嘛！所以我們不是立即就要像觀世音菩薩一樣，一步一步的亡所斷結，再亡所斷結，把筍皮一層層剝掉。我們可以直接享受觀世音菩薩所賜的果實。他成就了，他有這個大的願力。我們只要是稱其名號，你求大涅槃就得大涅槃。我常打比方，現在不需要你去開荒、鋤草、種植、除害、施肥，直到收成。這個成熟的果實大蘋果，擺在你面前了。只需要你吃了。

當觀世音談了古佛授記之後，‘爾時世尊，於獅子座，從其五體同放寶光’。從他身體放無量寶光，遠照十方世界如微塵數的如來菩薩，給他們灌頂。本世界的釋迦牟尼佛，給十方佛菩薩灌頂，十方的佛菩薩也放光從諸方微塵的世界，來給釋迦牟尼佛灌頂，給會中諸大菩薩諸大阿羅漢灌頂。當時是這樣的境界：‘林木池沼，皆演法音’。一切水木跟極樂世界一樣，都在說法。‘交光相羅，如寶絲網。是諸大眾，得未曾有’。諸佛互灌，光光相交，國中萬物，光明照耀，妙光交織如同寶網。與會大眾都得‘金剛三昧’。天雨寶華，‘青黃赤白’四種‘百寶蓮華’遍滿虛空，‘成七寶色’。娑婆世界污垢之相就不見了，所見唯是十方微塵國土所共成的一個世界。天樂盈空，‘梵唄詠歌，自然敷奏’。演唱念佛念法念僧，種種妙法音聲。釋尊圓證以上二十五聖圓通法門而現殊勝瑞象。當時佛就告訴大智文殊，這

二十五位大聖所修法門本來平等，沒有差別，但你看看對於阿難以及將來此土眾生，以什麼法門最為當機呀？佛就囑咐文殊來做這個評選。文殊承受佛旨，禮佛說偈。偈文很長，只能揀最重要並最切合初機的介紹。其中讚歎觀音說：‘良哉觀世音，…得大自在力，無畏施眾生。’‘成就涅槃心，觀世音為最。’

底下就是稱讚觀世音菩薩耳根圓通法門。‘我今啟如來，如觀音所說’。我現在稟白如來，就像觀世音所說的，為什麼利用耳根，大家容易入門，有三個理由。第一個理由：‘譬如人靜居，十方俱擊鼓，十處一時聞，此則圓真實。’人在清靜地待著，十方，不管是東方、南方、西方、北方，各方同時都打鼓，這一切聲音你都聽見。現在我從在這兒，我只能看見前頭，我就看不見後頭是什麼。你們也一樣。你們只能看見我，你後排是誰你不知道嘛。後頭有人說話聽見聽不見？耳根利呀。耳根不但是利，它圓哪！你要是到了過去的戲園子裡頭，什麼聲音都有哇。唱戲的，說話的，小孩哭，賣東西的，你都聽見，而且都能分別。這是在唱，那是人在說話，這是賣東西的，那是小孩哭。一一清楚嘛。你這個聞性非常圓哪，不分方所遍一切處，只有從這兒你容易體會，所以為什麼讚觀音？他有道理。他這個就是說十處一時聞，這是第一個，是為‘圓真實’。我們的性是真實的圓哪！底下就是‘目非觀障外’。咱們在大殿之中，大殿外頭有什麼，咱們不知道。口鼻也一樣。你吃東西，東西不到嘴裡怎麼知道是什麼味！鼻子也一樣，包裝裡的香水，鼻子聞不見香味。身的觸覺，觸身才有觸覺。

鐵棍在空中飛舞，不打到自己身上就沒有感覺。風，風吹到我才觸覺。這就是‘身以合方知’。接觸到了才有感覺嘛。可是隔著牆聽聲音呢？大殿外頭機器聲，聽見了嗎？隔著牆呢。耳根之利，其他的根不能比呀！是通的，牆壁這些東西它不能為礙。這就是‘通真實’。不但圓真實，通真實，而且是常啊。這個能聞之性，是不生不滅的。不是因為有聲音他就生出來了，沒有聲音他就滅了。所以拍掌時這個聲音來了，你聽見拍掌，這是聲音。拍過以後聲音沒有了。可是再拍呢？又聽見了。可見你能聽的那個性能在兩次拍掌中間沒有滅。要是滅了，我再拍時你得重新生起這個能力，才能再聽得見。可是不用嘛，你馬上聽見了。這就證明你能聞的這個性能，是不滅的嘛，無生無滅的。所以這是‘常真實’。所以從這耳根，從我們生活中，這是最容易體會到我們自性圓、通、常。從這個地方信入，所以對於我們是最方便，最重要哇。精妙的內容太多，時間來不及，只能選擇最緊要的了，最後文殊就告訴大眾還有阿難，你們應該：

【旋汝倒聞機，返聞聞自性，性成無上道，圓通實如是。】

在會的大眾，阿難當機。阿難是初果的聖人，能記住十二部大經。遇見摩登伽女，到這個時候，他全不行了。所以對他及大眾說法，‘旋汝倒聞機’。我們能聞的聞機，即指聞性，淺說也即你能聞的機能。但是他顛倒了。你不去聞自己的本性，只去聽外頭聲音。所以是倒

聞了，倒聞的這個機，你把他轉過來，不再去追逐那個聲塵了，旋轉汝這顛倒的聞機。你返聞，返回來，聞你的自性。關鍵就在這兒。旋汝顛倒的聞機，你返回來。聞，聞什麼？聞自性。到底我這個能聽的是誰呀？！我這個能覺的是誰呀？！能空的是誰？！能滅的是誰呀？！把這些個‘誰’都打破了他。要徹底呀，聞自性嘛。‘性成無上道’。《通議》解釋‘反聞聞自性，性成無上道’這兩句經文，最為精妙，內云：‘謂此耳根圓通，並無別法，但旋汝等倒妄之聞機，返自己之聞性。若聞性圓明，則頓成無上道矣。’蓋返聞自己本有的聞性，以此性為自己在因地之心，實為成佛的真因。‘性成無上道’的‘性’字，以這個‘性’為因。也就是說我們剛才說以發菩提心為因是一樣的。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，種菩提得菩提。你要成就菩提就得發菩提心哪。菩提心裡頭就是大智慧呀。正念真如法。你不明自性怎麼能正念真如哇？所以這是一句一樣的話嘛。返聞聞自性，就是以自性為因，你就畢竟成就無上之道。‘圓通實如是’。圓通真實就是這樣。所以我們就是要顛倒一下。我們在迷，成為眾生，是背覺合塵了，把它顛倒一下，背塵合覺。是個方向的問題。譬如咱們被地絆了一跤倒下去了，摔在地上。這是因地而倒，你還是要按著地才起得來。但是方向不一樣。倒下去是往地倒，起來是離開地。可是倒在地上，你不按地起不來，這就是因地而起。都是地，但方向不一樣了。‘此是微塵佛，一路涅槃門’。這個微塵，現在知道了，就是中微子。初步吧，這個比電子小到多少多少萬倍，遍滿虛空的這東西。這才是真正的微塵。多少萬里厚的金屬

板都能穿透。因為它太小。虛空中常常發現有很多這樣的微塵，微塵多的佛，十方微塵數的佛，是一路涅槃門哪。進入涅槃是一條門路。都是相同的。‘過去諸如來，斯門已成就’，過去佛這個法門已成就。‘現在諸菩薩，今各入圓明’，現在諸菩薩也因此法，而各各入於圓明。‘未來修學人’，咱們都包括在內，咱們這些修行人，‘當依如是法’，應當依止這樣的法。‘我亦從中證’，我文殊也是這樣證入的。‘非唯觀世音’，不僅僅是觀世音大士。這是總贊。

今天這個觀音道場。所以介紹了觀音成就的經過，觀音所得的殊勝的功德。三十二應，十四個無畏，四個不思議，這都是觀音成就。也是賜給我們的果實。大家如果能夠返聞自性，成無上道，當然很好。不然就是這個果實，我們好好享受，依止這個法門。觀音大士絕無妄語。而且文殊菩薩作的證明嘛。這一切都是真實。因此修行的道路是如此，果實的功效也是如此。

底下稍微再說一點這個法門和念佛的關係。大家一聽觀音法門最殊勝，大勢至菩薩念佛法門，沒有得到文殊這樣的稱讚，大家可能生出一點分別心來。這個問題我有兩個解釋：一個是佛問的問題是入三摩地，入的是首楞嚴的三摩地，這個境界就等於即身成佛，這是最殊勝的成就，究竟的成就。這就是密宗的即身成就，密教的大圓滿，大手印。中國的禪宗，都

與觀音法門完全是一味的。所以文殊大士評為第一。

至於淨土法門，並不以這個世界成佛為主。如果當時佛所提的問題是：讓一切眾生在即生之中就了生死，出輪迴，往生極樂國土而成佛，那文殊大士必然評定大勢至念佛圓通第一。評比的是什麼，這是關鍵。即身成佛什麼最為第一？那就是這個返聞自性，成無上道。你要問：甚至於五逆十惡，甚至於動物都念佛往生，必定成佛，那就是念佛法門。

夏老師閉關念佛的時候，他是坐著念一段，然後經行繞佛念一段。坐下就脫鞋趺坐，起時就穿鞋繞佛。後來他看見一隻老鼠，隨著自己行動。從下時兩隻鞋當中有點空地，老鼠就坐在兩隻鞋當中。夏老師起來繞佛，老鼠跟在後頭行走，天天如是。這也真是不可思議的事情。這都是真事，學佛人不許妄語。有一天起來了穿上鞋要走之後，老鼠沒動，夏老師以為老鼠忘記了，輕輕地跺跺腳，驚動驚動它，它也不動。再一看，老鼠已經坐化了。古今這類事例很多，所以說這個法門連動物都可以救度。要說如何能夠三根普被，即生不再墮入生死苦海輪迴六道之中，那就以淨土法門最為殊勝，最為第一了。我們也不要多分別了。總之佛說：‘是法平等，無有高下’。

（二）大家注意，我們念佛，講究自念自聽。自聽很重要。自己念，自己聽，自聽就利用了耳根了。你自聽什麼？聽你自己所念的，這不是聞自了嗎？返聞聞自，這不就返聞了嗎？

算不算是聞自性呢？我也再下個補充，大家念咒，佛號就是咒。東密教祖興教大師說，一個‘阿’字具足一切陀羅尼。陀羅尼即是咒。所以咒跟佛號是一樣的。慧明大師說，這個‘六字大明咒’就是觀世音菩薩的本心。觀世音菩薩和我們眾生是一個心哪。我們就在念觀世音菩薩這個咒，觀世音菩薩的心就和我們眾生的心同體呀。我們正在念觀世音菩薩的心，他的心和我們的心同體。那麼我們在念咒時，不就是念本心嗎？我們念了我們的本心，並且在自聽，不就聽了自己的本心嗎？你返聞的呢？不就聞的自己的本心嗎？本心不就是自性嗎？

至於念佛法門呢？首楞嚴一切事究竟堅固，一切皆真如實相，皆是法身，也即是自性，這句佛號不就是自性嘛？《淨修捷要》：‘無量光壽，是我本覺，起心念佛，方名始覺...始本不離，直趨覺路。’可見所念的佛，即是本覺，即是自性。這樣一來嘛，咱們這個念佛法門也是‘返聞聞自性’。稱讚‘返聞聞自性’，也就是稱讚念佛法門。這一點我們是應當堅定的。不要一聽稱讚這部經，那個法，就動搖不定。我們必須一門深入。

本文初稿，乃北京善信，根據余數年前在北京廣濟寺，觀音道場講話錄音帶整理而成。茲收入本錄，乃重新校訂修改。(一) 補足經文，所引儘量皆是原句。(二) 採擷憨山大師《楞嚴通議》文句與精義，增入文中。(三) 全篇修校一過。現雖較原稿有所提高，但蛇足之誚仍所難免，勉強付梓，或可稍作欲習本章者，入門之助。

九〇年十二月 黃念祖誌於北京蓮舍

